

全面地深入地认识和把握现阶段我国市场发育

Overall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Market Development

张道根

(上海社科院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研究员 上海 20002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市场体系的加速发展,与之相伴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迭起。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首先需要对现阶段我国市场发育有一个清晰的宏观分析。否则宏观政策和近期对策势将出现大波动和摇摆,严重影响改革和发展进程。

一、现阶段的我国经济:是泡沫经济的扩张还是要素市场化的加速拓展

对于我国目前市场发育的看法,深层分歧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和阶段性特征判断不同。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目前我国市场化已进入泡沫经济加速生成的阶段,这种泡沫经济的膨胀已经严重扰乱国民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秩序紊乱和宏观调控失灵,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坚决抑制经济市场化中泡沫现象的生成,严格控制资本市场和各类金融衍生交易市场的发展。显然,提出这种政策主张的基本依据,是现阶段我国市场化已进入泡沫经济加速生成临界域。

笔者不想简单评判目前是否要严格抑制资本、金融交易,但是对于我国目前已处于泡沫经济加速生成阶段,面临泡沫经济的危险的看法,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泡沫经济是指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主体倾斜向投机性极强的产业;生产资本、流通资本、金融资本均受投机性资本变动的影响和牵动,泡沫经济作为一种普遍化、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现象已经日益成为国民经济变动的主流。泡沫经济不同于经济中的泡沫,前者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后者仅仅是经济运行中零星的伴生现象;前者只有在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中才能出现,后者在任何存在商品流通的经济中均或多或少存在。因此,从理论上讲,泡沫经济一般只能在市场经济较高发展阶段,市场发育较为成熟的经济中才会出现。在市场经济初期生成阶段,充其量仅有比较多的经济泡

沫,而不可能形成所谓的泡沫经济。我国是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市场体系尚跛缺不全,市场发育程度还不高,相当重要的许多东西尚未市场化。在这样一个水平上,多在市场高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泡沫经济不可能产生。

当然,国民经济中泡沫现象出现的多寡是同市场发育的高度化水平成正比的,较低的市场化水平理应只能有较少的经济泡沫。有些认为我国目前已面临泡沫经济危险的人,主要是觉得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泡沫现象已超越市场发育阶段,显得过多了。因此有必要严格抑制。

然而,笔者以为,判断我国目前经济中所谓泡沫现象是否过多,必须历史地考察。改革开放前,我国国民经济宛如一块巨大的压缩饼干,所有的经济润滑剂或泡沫均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中被挤干。与投机或炒作业相关的产业几乎被完全压制,无从生长。长期压抑必然会引发强劲反弹。改革开放以来,与投机或炒作业相关的产业有突显的增长或许是这种反弹的必然结果。况且,要冲破传统体制塑造造成的“压缩饼干”的格局和藩篱,没有相当大的经济润滑剂或溶解液是不可能的。同炒作业相关的某些产业活动以及同投机渗透在一起的某些交易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溶解液。

笔者无意于简单地评论我国经济中泡沫现象的多寡及其利弊,而是想揭示某些发展阶段经济泡沫出现的必然性。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以多元主体的分散决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分部门、分地区渐进地转向市场体制,势必给经济泡沫的产生留下更大的空间。这不仅是因为渐进推进使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受双重规则约束,而且在空间地域和产业分布上呈不均衡的演进特点,泡沫生成的空隙很多。因此抑制泡沫生成、发展的难度也很大。

毋庸置疑,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确出现越来越多的泡沫现象,这突出表现在与投机、炒作相关甚密的产业迅速发展上。但是必须注意和把握的

是,与投机、炒作业相联甚密的产业发展并不直接等同于泡沫经济的扩展。尽管这些产业同其它产业相比有更多的经济泡沫掺和其中,但是绝不能说这些产业就是泡沫产业。这类产业主要有证券交易业、期货交易业、房地产交易业,均较多地掺和着投机、炒作业行为,具有较强的投机性。然而较多掺和着投机行为并非这些产业就只有投机。从事这类产业活动的主体,很多并非纯粹投机,而往往是出于资本投资、重组资产及规避、分散风险的经济动机。

实际上,与其说证券、期货、地产等业发展是我国泡沫经济的扩张,莫如说这正是我国要素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已经基本上迈过了产品市场化阶段,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化的阶段。绝大部分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均已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由供求与价格机制来协调。伴随产品市场化阶段的基本结束,必定是要素市场化阶段的到来。在此阶段,资本、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要从计划分配、行政调拨转向市场分配、价格调节。要素市场化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最重要一环,没有充分发展的要素市场,各种生产要素就无法自由流动、优化重组,资本存量就难以在更大范围内重新组合,新资源流量就无法向效率最高的产业、企业流动。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期货市场的兴起,外汇交易市场的生成等,正是要素市场化阶段的必然现象,也是要素市场加速发育的明证。换言之,我国近年来各种要素市场的发展是本,泡沫现象的产生是末。任何冷静客观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并非靠泡沫经济扩展拉动,各类市场的兴起和多种交易形式的产生也并非由泡沫经济所支配。恰恰相反,经济泡沫现象增多,恰恰是要素市场化阶段到来的一种信号和表象。

事实上我国要素市场化才刚起步,以市场经济目标体制与要素市场目前发育、发展的水平相比,目前进入市场的要素不到总要素的10%。就资本要素而言,庞大的国有资本以及国有金融系统中的资金仍然受计划体制调节,真正进入市场,按市场方式重置和流动的,仅极少部分。房地产市场中真正按竞争性市场机制配置的也十分可怜。就拿上海这一房地产市场兴旺发达的特大城市来看,真正进入市场交易配置的也不足10%,绝大部分仍是政府部门非市场性的计划批租。很难想象,这种低水平小范围的要素市场会产生出要素市场过度发育才会出现的泡沫经济富贵病。倘若可算作泡沫经济的话,顶多也只能是不同于现代市场经济中一般含义的泡沫经济,即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压抑中的泡沫经济,它并非导源于市场过度发育,而是起源于市场的过分浅浮。

总之,笔者认为我国目前不是迈入了所谓泡沫

经济的阶段,而是正在步入要素市场化加速形成的时期。根据这个判断,我国当前的关键不是抑制泡沫经济,而是要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步伐,同时注意规范市场秩序。

二、市场发育中的问题靠发展来解决 还是靠抑制,甚至中止发育来解决

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市场生成和发展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甚至是危害极大的严重问题,忽视问题,视而不见,任其自然,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解决方法过于简单,处置措施不当,也会对我国市场发育和改革推进造成不利的影响。必须慎重。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市场运行中的问题主要是市场发育过程中的问题。解决市场发育过程中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加快市场体系的发育,推动市场组织制度和交易方式的创新,规范市场规则、秩序,改善市场运行的环境。简言之,市场发育过程中的问题只能用加快市场发育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而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和收缩、禁止的办法来解决。

不必讳言,目前我国证券、期货市场确实存在过度投机、违规操作、人为控市、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消除这些问题的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当然是取消证券、期货交易,关闭各类金融产品市场。这样做,固然能消除国民经济中泡沫过多的问题,但也消灭了要素市场及其各种具体交易形式。采取这类办法来解决市场发育中的问题,势必会延缓或打断我国要素市场化的发育进程,是不可取的。

其实,市场发育过程中的问题只能在加速发育、发展中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延缓、中止某些交易方式,取消某些交易市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一旦市场发育进程重新启动,被暂时消除的老问题依然会出现,甚至以更猛烈的反弹冲力再现,其破坏力更大。

我国市场发育中的一些问题主要与我国独特的市场生成方式和宏观管理机制有密切关联。我国要素市场的生成是“审批经济”式的,各种要素市场的生成、发展,一般由政府审批。根据不同要素市场的重要性,以及政府需要集中计划配置的各种要素多寡程度的不同等因素,高级的、流动性较强的,和风险、收益较高的要素市场的开办,均由中央政府审批,一般性要素市场创办由地方政府审批。同时,要素市场的交易品种、交易方式、可供上市交易的数量等,也都要由政府审批决定。分层审批势必抑制了要素市场的供给,导致过度需求;行政性政府审批扭曲和模糊了要素市场供求信号,并引致市场分割、信息垄断;行政性审批还诱发大量寻租和腐败行为,引发市场失灵。审批成为我国政府管理要

素市场主要的手段,其结果,也往往妨碍了政府对要素市场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的创新。简言之,要素市场的审批型建立过程导致要素市场发展扭曲、失衡,而市场扭曲、失衡又强化了政府审批管理的效应,使之更坚信只有行政性的关、停、并、转办法才能抑制市场扭曲、失衡,从而陷入一种要素市场生成、发展过程中审批型管理的恶性循环。

解开我国要素市场发育中扭曲、紊乱循环的关键,是逐渐打破行政审批型管理和控制体制,加快要素市场发育,促进交易方式的多样化,推动市场交易组织、自组织的制度创新。简言之,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办法去冲破计划经济的审批体制,而不是陷入审批经济怪圈中难以自拔。

必须说明,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审批机制并不是反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宏观管理与监控。现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都必须对要素市场进行宏观管理与监控。但是宏观管理与监控不同于审批型经济管理,它更侧重制定统一的规则、秩序,传播、汇集经济信息,严惩违规、违法交易,而不是逐个的、一对一的行政性审批。对政府的宏观管理来讲,要注重制定要素市场运行、发展的宏观战略和规则,不要过分关注其微观运行与交易;抓紧、抓好宏观管理的法律化建设,强化法律约束与监督,而不是过于依赖行政手段、行政命令进行协调、仲裁;抓好政府自身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宏观管理的手段和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抑制、干预市场微观主体的行为与活动方式。

正确处理好我国市场发育中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思想观念上能否真正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和原则。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企业界和政府经济决策部门中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证券市场,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是泡沫经济。他们也承认,国民经济中有一点经济泡沫是必要的、有益的,但是强调真正有价值的产业部门是实业领域。经济泡沫的作用仅在于对生产部门或实业投资起一定程度的润滑功能。其实对资本市场充分发展过程中金融衍生交易的发展,国际上企业界、经济学

界早就存在分歧和争论。认为金融衍生交易等是没有价值的非生产性部门的观点一直颇有影响。

尽管国际上对资本市场高度发展而兴起的金融衍生交易颇多非议,但是金融衍生交易却一直在持续发展。期货市场交易已由少数几种商品品种扩大到数十种、百余种商品,从商品期货发展到金融期货,从期货发展到期权,从少数几个国家发展到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创造新的行业 and 新的投资机会,也带来更大的风险;现代市场又不断开辟更多避险保值、平衡风险与收益的新领域,创立新的交易方式。它总是在不断带来新问题、新矛盾中又给出新方法、新途径。

从理论上讲,把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所带来的新的交易方式及新兴行业视为非生产性部门,把实业投资和生产领域当作唯一的生产性部门,很像古典经济学时期的重农学派,当时后者仅把农业部门看作创造价值的唯一的生产部门,其它部门均是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部门。把金融衍生交易视为非生产部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重农学派,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勒博士正是这样描述、概括持此类观点的人的。实际上决定一种劳动是否生产劳动,不是看这种劳动具体的、有用的形式,马克思就严厉批评过重农学派和其它一些根据具体劳动形式来划分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的观点。既然商业、服务业劳动,金融银行业劳动,直接生产过程和辅助、运输等劳动在具体形式上千差万别,但都被现代经济学视为生产劳动,为何从事金融衍生产品生产活动的劳动却是非生产性劳动?这实在有点荒谬。

然而,正是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现代重农学派观点影响、支配着我国不少经济学家,乃至决策者,甚至影响着一些一贯支持、倡导我国要走市场经济之路的著名学者和官员,更不用说众多对现代市场经济不甚了了的人们。依笔者看法,我国目前要积极、稳妥、卓有成效地解决市场发育中的一系列问题,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首先必须摆脱现代重农学派的思维阴影,认真地研究、确立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
(责任编辑 蔡德诚 肖庆山)

(上接第 64 页)

爱斯纳出示了他 1989 年的实验数据,显示了同样的时间常数。因此“寿命为 3 小时的共振态”成为这次会议中的一个有趣的话题。

人们过去总以为穿透位垒后必须发生比产生中子、产 γ 还快的过程才能解释后两个“奇迹”。实际上恰恰相反,因为是慢反应才有可能共振,而使 $\tau_{\text{透射}}$ 与 θ 的一次方成正比。对于快过程(如强相互作用或电磁相互作用),阻尼太强,共振不可能发生, $\tau_{\text{慢反应}}$ 与 θ^2 成正比(即传统的嘎莫夫穿透位垒公式),反而看不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低能束一靶实验中搜索共振态时看不到此共振

态的原因。

扑朔迷离的冷聚变现象至今尚未完全被人们所认识,但是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验现象。虽然迄今尚不能完全重复,但是重复率正在提高;虽然迄今尚不能有完整的理论,但是认识正在深化。加州理工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高德斯汀最近著文,题为“冷聚变究竟是什么?”认为一场辩论方兴未艾。冷聚变研究的“严冬”快要过去,难道“春天”还会遥远吗? (责任编辑 刘先曙)